



玩龙舟

合肥 许若齐

安徽沿江一带,农历五月有玩龙舟的风俗。我们去赶热闹,一下高速,就被堵住。前面的车一眼望不到头,但闻锣鼓齐鸣,间或放几个大炮仗。知情者说:在过龙舟呢!用车拖着,众目睽睽下一队队地招摇过市,你能想象上面那些龙舟手们的神气活现。

水就是裕溪河,古名“濡须水”,又称“漕河”“天河”“运漕河”。这条河上起巢湖闸,下至裕溪口入长江。玩龙舟这一段,距长江尚有十数里,河面开阔,水势平稳,两岸村庄星罗棋布。今天当然是十室九空,全涌到大坝上。平日里苇草萋萋,鸥鸟点点的河滩堤坝,现在人头攒动,熙熙攘攘,俨然集市。但凡有人,便有买卖。摊贩闻风而至,瓜果、饮料、烧烤,应有尽有。

堤坝上有数个豁口供龙舟下水,也是最热闹处。每每一只龙舟至,照例是一片喝采声。一舟一村,龙舟头插三角旗一面上书“陈”或“王”或“李”。也有书几个姓氏的,表明这个村庄是诸姓合居。龙舟手们簇拥着自家的龙舟,一路吆喝上来。龙舟长十余丈,宽五六尺,遍体抹得透亮。在乡村平日里冷清的当下,如此这般的火红几天,终究体现了一种文化的慎终追远。这里也是劳务输出地,一个村能聚集一批青壮实属不易。有从江苏山东陕西星夜赶回的,也有从周边城市的工地上直接下来的,区别便是把工装当场换成汗衫背心。

各队的衣服五颜六色,以示村别;头上的帽子也是五花八门,也有用白毛巾绾着头,如同过去抗战电影里的敌后武工队。我想象他们最好每人摘一片绿荫荫的新鲜荷叶顶在头上。一转念觉得这想法很书呆气,田园味是有了,手臂一挥,上身一动,荷叶还不马上掉进水里?

每条龙舟都有一个阵势庞大的亲友团助威,妇孺老人为基本构成。自家爷们在出力竞技,怎么也得给他们助助威啊!亲友团很兴奋,来得早,岸上好的位置都占着了。她(他)用道地的家乡话说着丈夫兄弟们的水上功夫,每下水一条龙舟,都有一个炮仗在半空中极其响亮地炸开。有人做了统计,

差不多九十响了。看来,这次的规模堪称空前,我们摊上大热闹了。

奇怪的是,你却见不到通常意义上的组织者,除了高高飘在空中的气球悬挂下的几条标语、路口的几个交警,一切都显现随心所欲,放任自流。龙舟入水后,你才明白完全是百姓村民们的自娱自乐。在河里划得起劲,遇到另一条,就兴高采烈地比一段,划到哪儿算哪儿;可以是捉对单挑,也可以几条同时竞渡。一百米来宽的河面上,鼓擂咚咚,吼声阵阵;岸上遥相呼应,除了欢呼与尖叫,就是燃放焰火。

龙舟要划得快且直,除力大外,至关重要是协调一致。看着每条龙舟几十位汉子的整齐划一,不能不钦佩他们的训练有素,只是弄不清众人操练时间从何而来。核心人物显然是立在舟中的那位鼓手,就像乐团的指挥。他敲击的鼓点,必须绝对地决定着所有人手中的桨起桨落,节奏产生力量,方可众志成城。鼓手非一般人能胜任,光有一股子傻劲是不行的。陪我们的小姑娘的堂兄就是位鼓手,在家里苦练了一个月,双手打满了血泡。两舟竞渡,我已不再看孰先孰后,而专注舟上那位胖乎乎圆滚滚的鼓手。他很忘我投入,击鼓的动作与其凸出肚子、臀部的前倾后仰完美默契,拉动着几十双手臂挥桨击水,极富动感与韵律。

龙舟是要玩一天的。堤坝周围的大树荫下,成了龙舟手们午休的地方。每个村都指派两三家人家留守做饭,此时也用小三轮送饭来了。白花花的米饭,菜少不了油光光的红烧肉、辣椒炒干子、西红柿鸡蛋汤;讲究些的还有酱烧毛鱼、咸鸭蛋什么的。皆是大锅大钵盛着。汉子们光着上身大块朵颐,亲友团自然也在一起分享,欢声笑语一片,可以想象这顿饭菜他们吃起来是何等对胃口。我们只有咽口水的份了。

母亲

肥西 查鸿林

周末,是我们兄弟约着看望母亲的日子。大弟开着车,车轮滚滚,如同我们急切见母亲的心情。站在家门前,“砰砰砰”地敲着铁门,“妈妈,我们回来了!”妈妈的耳朵很背,我大声呼喊着,半天没有应声,我掏出钥匙打开门,从厨房、卫生间、客厅、房间,找了个遍,没见到母亲的身影,许是和几个老朋友散步去了吧!我坐在椅子上,微闭着眼睛等候她归来。

听到母亲唤我的名字了,她从房间里慢腾腾走到客厅,我连忙端出藤椅让她坐下,她面无表情地坐下说:“回来啦!”我说:“是啊,我们看您来了。”她这才微笑着,词不达意地说:“唉,每次逢年过节大家庭团聚的时候,都是你做菜忙得多,一连几天,累得够呛,我现在也想通啦,人多的时候啊,不用忙,下饭店去,我请客!”我说:“没关系,我喜欢做菜,再说,趁人多还可以露一手厨艺。”我知道母亲喜欢吃鸡爪,接着说:“今天我去买鸡爪,是红烧还是卤?另外来个粉蒸肉,烧茄子,怎么样?”母亲没有回答我,右手在裤兜里掏着什么,好半天,手里窝着一沓百元钞票,数了十张,塞到我的手里说:“拿着,下饭店。”我说:“也不要这么多啊。”我把钱塞进母亲的裤兜,她倔强地把钱又掏了出来,不高兴地说:“叫你拿着,又不是给你,大家都要吃饭呢。”姐姐在一旁说,叫你拿着你就拿着,免得她又不高兴。

母亲一转身,像变魔法一般,坐在大弟家的沙发上,我就坐在她的身边。她面对着我,伸出手,滔滔不绝地对我说着话。母亲说,家风家教很重要,早些年,我家门口有个叫徐姐的,儿子小的时候就喜欢在外面偷鸡摸狗,顺手捎带,回家后,徐姐不是狠狠地教训他,而是还把他顺回家的鸡鸭杀了,全家人吃得啧啧香,你说后来呢,她儿子胆子越来越大,后来去

抢银行被抓起来了。我思考一下说:也不能全部怪徐姐,儿子作恶的主观因素很重要,徐姐肯定也教育,儿子不听是最重要的一方面,谁家家长希望孩子不成器?母亲不同意我的观点,她说:“徐姐不该把鸡鸭杀了,应该带着儿子去把鸡鸭还给人家,当面向人家道歉,这才是教育儿子的正确方法。家教不严,家风不正,父母要占很大一部分责任。”大弟在一旁说,你们怎么聊到家风家教上来了。我笑着说,母亲是想起近期广播电视常提到家家家教,有感而发吧。

我又坐在母亲的床前,母亲半躺在床上,用枕头垫着后背。她异常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说:“人啊,不能忘本,不能不讲良心,要知足常乐。”她像个孩子,面带笑容且满意地说着,这个月我的退休金又涨了一百多,这些年,年年涨,从两千多涨到三千多了,这两年政府还给我们发放生活补贴、高龄补贴,又是一笔钱,吃穿用是不愁了,就是苦日子过惯了,舍不得花。

我的身体打了个颤,一晃,睁开眼,发现还坐在椅子上,刚才像是做了个梦。我站起身,走向母亲睡觉的房间,猛然发现,母亲的遗像放在床边,我的泪水大颗大颗地流下来。短短几天,物是人非,一切仿佛是梦中一般。

回到客厅,屋子里空空荡荡。

今夜,月光如水

庐江 曾福来

六月的夜空,蓝得像一块巨大的幕布。一弯新月静静地悬挂在树梢,散发着温柔的色泽。

故乡黄龙村是英雄的土地,传承着红色文化。为了民族的独立解放,村里不少热心青年前仆后继,奔赴战场。蔡修云、黄小春、黄光斗牺牲了年轻的生命,先后涌现出钟玉祥、徐均、刘和贵、黄胜发、徐盛太、徐叶海等英雄,他们浴血奋战,九死一生,为革命解放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。1949年人民解放军南渡长江,有一部分部队经过黄龙,由于必经的三步两拱桥受宽度限制,过容量非常有限,部队在黄龙村驻扎过一段时间,播下了红色文化的种子。解放后,为保家卫国,徐根元、阳海传、徐正祥等英雄奔赴朝鲜战场。也许受红色文化的影响,黄龙人很喜欢红色,现在每家每户的住房屋顶全使用红色的琉璃瓦。

故乡是善真的热土,传导着孝道文化。相传古时有一秀才进京赶考,不慎将银两丢失,途经黄龙村家后山时已饥饿难耐,当时这里住有一包姓村民,秀才便向他讨要食物充饥,包某热情地将秀才引进屋内,将饭菜盛满端给秀才,为不耽误秀才进京赶考,包某将家中仅有的银两全送给了秀才,后来秀才高中,为报答包某恩情,见包某单身一人,年事已高,没有子嗣,无人赡养,便将包某的茅草屋拆掉,修建一座庙宇,取名“报德庵”,就这样,包某在庙内接受信士弟子捐赠香火。包某去世后,秀才为其树碑立塔。几百年来,报德庵的佳话不仅享誉乡里,而且一直在净化着人们的心灵。受此佳话的影响,如今的黄龙村民风淳朴,孝敬父母、从善向好、尊老爱幼蔚然成风。

故乡是浪漫的处所,传播着爱情文化。千百年来,吴刚和彭絮娥凄美的爱情故事在民间久传不衰。为了幸福,人们向往和追求婚姻自由。美丽的情人岛一年四季皆有美景,一双双恋人常在这里相依相偎,互诉衷肠;情人滩与青山碧水相映,给人一种情意绵绵之感,寓意着“海枯石烂,永结同心”,吸引着一对对男女来这里谈论感受爱情。追求美好爱情,倡导文明时尚。婚育新风在家乡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劲吹。

故乡是文明的园地,普及着科学文化。黄龙人深知知识能改变命运。家乡学风浓厚,人才辈出,几十年来从黄龙小学走出去在各行各业崭露头角、建功立业的专业人才不可胜数,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增光,为家乡添彩。如今的黄龙人越来越重视知识和科学文化,他们不断地鼓励、鞭策自己的子女和他人,在人生的学业路上踔厉奋发,砥砺前行。

故乡是幸福的港湾,孕育着和美文化。这里生态优美,是天然的氧吧,常年蓝天白云,青山亮丽,秀水碧波,山水相映,瑰丽多姿,如诗如画,美不胜收。如今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,不仅人居环境有了较大改善,而且乡风文明,邻里和睦,由“环境美”向“内在美”转变。一个朝气蓬勃、和美的黄龙正在诞生。